

艺术品的收藏与藏家—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大维德·裴西瓦乐爵士的中国瓷器收藏之旅

Betty Lutyens-Humfrey (邓琰)

英国东西方艺术顾问公司 董事长

英国鼎天拍卖公司 董事长

意大利 Pandolfini 拍卖公司鉴定专家，顾问





大家好！刚才艺术家们从创作的角度谈了中国艺术品的过去、现在还有对将来的展望。今天我在这里，希望从收藏的角度谈一谈艺术品的收藏。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藏品，可能在座的许多嘉宾已经在伦敦看见或者听说过，这是一批珍贵的中国瓷器收藏精品。我本人是在 1995 年夏天，还在我当学生的时候，第一次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大维德博物馆里目睹了这批非凡的中国瓷器。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被这批瓷器的高端精美的质量和庞大的数量给深深地震撼了。它们不但给我这样一位热爱陶瓷器的学生打开了眼界，同时也让我感到作为一位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我们中国的瓷器艺术品是如此的完美。这批精品不但触动了我这个中国人，它们也对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收藏者和经营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经就有一位在伦敦专门经营中国艺术品的古董商人和我交谈，我问他：“你为什么开始经营中国艺术品的呢？”他说当他在一个偶然的时机看见了这批藏品以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感动，这让他从此走上了经营中国艺术品的道路。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中国瓷器收藏的另一个世界级的重要美术馆，日本的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这里也有非常精彩的中国瓷器艺术品收藏。而这里的主要艺术品的收藏是来自于原日本三大财团之一，安宅财团的收藏，住友财团的捐赠而成立。而这批藏品就是当时安宅财团的董事长因为工作驻留伦敦时，也是看见了这批不可思议的、精美绝伦的藏品，给了他极大的震撼，让他也开始了关注中国瓷器的收藏。他们以前专门收藏朝鲜青瓷，而不是中国（的瓷器），但是当他在伦敦遇见了这批藏品以后兴趣开始转移了，更多的关注中国

瓷器。这一批藏品成了现在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今天我能来到这里北京， 在我们第三届中国艺术品收藏与投资国际高峰论坛上，怀着一种对大维德·裴西瓦乐爵士非常崇敬的心情，给大家讲解和介绍这批精美的藏品，感到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乐意。

大维德先生是 20 世纪关于中国瓷器收藏的一位充满了传奇的人物，他的藏品有 1700 多件，其中绝大部分都为历代的官窑和带重要款式的资料性器件，其中有很重要的官窑，汝窑，定窑，哥窑，钧窑，龙泉，青花，粉彩还有珐琅彩等等，年代横跨了从宋朝到乾隆时期的 800 年，还有一对在青花瓷器史上极其重要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叫“大维德瓶”。（图 1）

大家知道中国瓷器开始出口去西方是始于 16 世纪的葡萄牙的海上贸易，然后由荷兰，英国主宰的 17 世纪、18 世纪，这三百年的海上贸易，特别是荷兰的东印度贸易公司将中国瓷器大量地传到了欧洲。当时中国瓷器对欧洲人来说是非常贵重的奢侈品，只有欧洲皇室和贵族们才有机会拥有和收藏，作为他们皇宫和庄园的装饰品，是一种财富和权贵的象征。所以开始大维德收藏也是跟大众一样，他收藏的中国瓷器也是按照西方人的品位来开始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出口瓷。

大维德先生有着传奇的经历，他出生在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孟买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里，他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银行家，印度银行的创始人。所以他很幸运，家族给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财产。他 1913 年移居到伦敦以后，在朋友家里看到了中国的瓷器，非常喜爱，当时

他只有 22 岁，就从那儿开始了他中国瓷器的收藏。他不认识买到的瓷器上面的题款，就去请教当时的专家，但是他们也对中国题款都不认识。于是他就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他觉得要做中国的收藏，必须从语言开始，要学习中文，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进行他的收藏。

1910 年在英国举行了首次欧洲中国艺术展，当时专家写了关于中国陶瓷这本专业的书籍，倡导西方现代主义，鼓励他们也欣赏东方的艺术。鼓励人们用另一种方法去看待艺术，伦敦成为艺术品收藏和研究活跃的一个中心，大维德也是被这种气氛所感染。

1935 年，大维德作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奇想，他想将流存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艺术品全部集中在伦敦来展出，这就是当时在伦敦英国皇家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并且还按照中国的紫禁城皇宫的室内装饰而设计了一个展览厅。这次展览包括了来自 15 个国家，240 个租借单位和个人，3080 件中国文物，全部聚集在了伦敦的这次前无史例，后无来者的展览中，一下轰动了当时的西方世界。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美和完整的中国艺术品。从那时开始，他更加感觉到中国瓷器收藏的重要性。

下面我来讲一下他收藏的两个特点：一个是他的官窑收藏，这幅照片里的老先生就是 1950 年代大维德先生和他夫人在纽约的照片，这就是大维德爵士和他的夫人。这是乾隆题款的宋代的哥窑，大维德为了读懂上面乾隆皇帝的款式，他自学了中文，而且自学了文言文。这是他收藏的乾隆御题官窑香炉，这也是宋代的，这是官窑里面非常

重要的玉壶春瓶，他们的形状都是非常的完美。这是乾隆御题的钧窑，还有乾隆皇帝的题款，这是乾隆当时在观赏这件器物的时候写下的他的感想，就像我们中国许多鉴赏家在书画旁边写下自己的题款一样。这是乾隆御题的宣德款，霁红高足杯，还有这是非常有名的明代的刻有“内府供用”款的蓝釉罐。这就是汝窑，这件作品在全世界只有三件，一件是在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一件是前两年由日本藏家经苏富比的香港拍卖，现在转到台湾藏家手里了，还有一件在美国的私人藏家手里。这是宣德青花碗，这是宣德青花麒麟纹高足杯，这是乾隆款宣德霁蓝碗，还有清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珐琅彩。这是非常精美的清代雍正款粉彩扁瓶 (图 2)，这就是著名的大维德双瓶，著名的元青花。这一对青花，因为以前很少发现有元青花，后来在西方一直有一种争论，我们有什么依据去判断元代的青花呢？因为发现这一对瓶子上面有一个明确的年代记录，即 1351 年，就是说这对青花瓶子是在元代生产的，所以这对青花瓶子后来就成了判断元青花的“至正型”的断代标准器。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大维德爵士的收藏，是追随中国乾隆皇帝的品位的。大维德先生在不断收藏这些精品的旅途中，还开始涉足于研究中国的瓷器和中国的文化，他开始了对中国古籍散本书的收藏，并陆续购到一些象 1637 年版的《天工开物》，还有 1744 年的《陶说》，还有后来的 1388 年的《格古要论》。这本《格古要论》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大维德后来凭着他自己的中文水平，把这本《格古要论》翻译成英语，后来这部英文翻译在西方就成了研究和鉴赏中

国瓷器的一个标准文献。

随着大维德对中国文物研究的深入，他又开始以一个学者的眼光来完善他的收藏。刚才我们看到了各种资料，他为什么对这个题款非常重视。他觉得有乾隆皇帝的题款，就能够带有学术性，能够知道什么是中国品位，这也是他收藏的个人风格。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爆发了，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去当了兵，后来又成了日本的俘虏，有一段时间被关在南非一个岛上。1942年因为交换战俘，他才得以被释放。出来以后，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行动已经变得不方便。他自然而然想到了他这批藏品今后该如何处理这么一个问题。大维德当时在南非结识了一位也非常热衷中国陶瓷收藏的法官叫戴维斯，而且他们成为了终生非常亲密的朋友。戴维斯法官帮助他一起思考这批藏品的归属。大维德先生跟他说，他非常想把这批藏品留下来给后人做研究用。那以前他本人已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首次创立了中国艺术研究学术部门，他也是其中的教授之一。所以自然而然的，他就想到了这批藏品捐赠给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留给后人做学术研究使用。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英国瓷器收藏界和学术界许人的赞成和支持。终于在1952年，大维德在亚非学院成立了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他的好友也被他的这种行动所感动，将自己的两百余件明清的单色釉捐赠给了基金会。大维德基金会一共拥有1683件瓷器和7件珐琅彩的器量，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中国书籍，一起捐赠给了亚非学院，使得亚非学院成为了西方中国艺术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阵

地。大维德爵士在伦敦大学的一栋楼里建立了博物馆，他自己就以此为家。而且他一直就住在里面，一楼和二楼为博物馆，他自己住在三楼，作为他自己的私人居住地，一直到 1964 年去世。

大维德爵士在把这批藏品捐赠给亚非学院时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些藏品必须所有展示在外面，不能放在仓库里。第二个条件就是要免费公开给大家看。因为全部都是免费，所以后来给基金会带来了经费上的问题，不知怎样维持下去，特别是保险这方面的费用非常高。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不得不在 2008 年关闭了在亚非学院的展览。后来根据他当时的遗书的要求，无论发生什么事，这批藏品也不能远离亚非学院（据说有具体的距离规定）。而大英博物馆就在亚非学院的旁边，后来通过基金会，亚非学院同大英博物馆共同讨论和协商，最后在大英博物馆的三楼 95 号展厅专门为这批藏品设立了一个展示厅。也许这种状况不是大维德所希望的，但也许它会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领会到 20 世纪在西方学术价值上最高，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瓷器收藏的风采。同时也会让更多的人敬仰这位将一生一世的精力和财富全部倾心于中国艺术品研究和收藏的伟大藏家。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维德先生不仅以中国皇家的鉴赏品味来作为审美标准，开始了他的收藏，而且还注重于他收藏艺术的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研究。这种跨越东西方文化和审美意识，使他的收藏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世界上有关中国瓷器收藏的走向和价值。我觉得他传奇般的故事应该给我们东西方的艺术品收藏家永远都是一个深刻的启示。谢谢！



图 1, “大维德瓶”—被学术界称为“至正型”的元代青花断代标准器, 1351 年



图2，雍正款粉彩扁壶，清